



麥金儂酒店，位於繁華的上海北京西路，這裏曾經是上世紀三十年代一個愛爾蘭貴族的宅邸，塵封八十餘年後重新開啟，聞名而來的不是投宿的客人。進入酒店要交出手機，戴上面具，電梯把你帶到哪一層，就決定你從哪一處開始。第一個遇到的人，是你在這個未知世界裏的「角色」，你要跟着他或她走，帶你四處遊蕩，隨着步調，穿梭在碎片般的劇情中。你可以隨着走，也可以自由選擇想去哪裏，想看什麼。會沒頭沒腦地摸進一間恐怖的房間，或者被一個美麗的女人拉住，隨着她的舞步被帶進一個場所，人物、場景、道具、音樂，包括煙霧和氣味，幻化成一場驚悚支離破碎的夢，每一個走進酒店的觀眾的體驗都是獨一無二。

這就是近些年時興的沉浸式戲劇，另類戲劇另類觀賞，傳統的戲劇形式被打破，觀眾沒有舞台的約束，不再是旁觀者，而是在充滿未知細節中自由探索的冒險者。

浸入式戲劇十幾年前由歐美興起，經典之作《不眠之夜》在紐約上演，9年演出2,200多場，擺明改編自莎士比亞經典作品《麥克白》，這樣一部令人目眩、現代舞和無聲戲劇相混合的沉浸式戲劇，是驚悚、

是戲是夢

刺激、興奮、莫名其妙的穿越版《麥克白》。上海版是該劇在亞洲的唯一版本。

《不眠之夜》上海版在上海的演出是成功的，製作主創和演員仍是美國班底，吸引20萬觀眾進場。據知，內地有不少城市和戲劇工作者在模仿在製作，多是搬演外國版本。中國可不可以自己搞原創的沉浸式戲劇？當然可以。但以為簡單地更換演出場地，略為改變劇場觀賞形式是不行的。北京有一個長安大戲院，專門演戲曲的劇場，想使觀眾沉浸三十年代看戲的感受，拆去觀眾席前幾排座位，放上八仙桌和太師椅，擺上北京小吃豌豆黃、艾窩窩，香片茉莉蓋碗茶，差點還要有穿長衫的夥計，實施沒2年，小吃不上了，茶水也不擺了，現在只有桌椅還在，但觀眾反映遮擋視線，早晚也得拆除。這種所謂的沉浸式沒有前景。

目前國外上演最長的沉浸式戲劇作品，是改編自《愛麗絲夢遊仙境》，觀眾跟隨愛麗絲之父、紅皇后、兔子以及愛麗絲等，穿梭在一間廢棄的精神病院。觀眾會被單人或小組分送至單獨的房間參與戲劇，一次演出只能容納15人。觀眾人數少這一點，值得關注，這種小眾看戲的方式，可能適應將與人類長期並存的新冠肺炎狀態。



昨天是端午節紀念愛國詩人屈原。最近在我身邊的幾位好朋友先後被發現癌症，他們都是事業成功又懂得投資的人士，其中有幾位甚至是醫生但發現時都是比較後期，照道理醫生是很關心健康的，但為什麼這麼遲才發現呢？

其實醫生關心的是別人的健康，而自己往往因為忙、沒有時間、或者認為自己沒有什麼問題，身體狀況良好而不去做定期的檢查，當發現不舒服的時候也一拖再拖，以致這麼遲才發現。

醫生和護士都有個共通病，就是他們太過知道疾病的發展和預期效果，很注意手術的併發症、藥物的副作用等等，所以在治療上沒有一般市民那麼決斷，而是太多方面考慮，特別是癌症的話看幾個不同的醫生，如果他們的講法一致的話還好，如果講法不一致的話就難以取捨了。

我暫時未有這樣的煩惱，但萬一發生在自己身上就不知會如何決定。我本人比較注重生活質素，如果周身都插着喉管，無論神志清醒與否對我來

端午論生死

講都是折磨，硬將生命延長沒有意思。所以我一早就交代我的孩子們如果我有什麼事發生千萬不要為我插喉用人工呼吸機，我離開這個世界時千萬不要開追悼會，不要讓人看看這副冷冰冰變了形的遺容，我喜歡旅行，在生沒有時間，死後請將我的骨灰灑在大海，這樣是我最好的歸宿，可以同天地共存，環遊世界。以上只是我自己的決定，對病人我一直是全力以赴。

最近發現一些朋友漸漸出現失憶的症狀，我勸他們盡早在信得過的人面前立定平安紙，特別是銀行的戶口一定要安排妥當，否則到時候沒有記性連自己在什麼銀行有戶口都不知道，更加不能簽字取，那些錢就有機會被充公了，辛苦了幾十年化為烏有。當然要交託給信得過的後輩，我也見過有人將自己的房屋轉名給人，開始時一齊生活，後來就被搬去了老人院孤伶伶地度過餘生。所以趁自己清醒健康的情況下未雨綢繆，安排好自己的將來，因為世事瞬息萬變，今天不知明天事。沒有了後顧之憂生活會更加愉快。

學歷的高低

學歷真的是一個在這個年代害死人的東西。這兩天由於本人的排間上了新聞，喚起了社會一部分人對於學歷的探討。現在眾所周知，本人曾和學歷最高的人、以及學歷最低的人一起過。那麼，我就是最有資格分享關於學歷的看法的人。

而我的看法，和鄧小平的名言一樣：不管是黑貓還是白貓，只要能抓到老鼠的就是好貓。我自小被媽媽帶大，而她是我最尊敬的人。媽媽學歷不高，更不走什麼文化路線，靠的就是自己的生意頭腦，白手起家，做到自己今日的成就。不能算是什麼超級富豪，但比起和她同年紀的醫生，我相信是綽綽有餘。

那麼讀書無用嗎？不是，我只是覺得香港人把學歷看得太重。我當年讀牛津，但我敢講，大部分香港牛津畢業生，沒有說獲得什麼大成就。至少，你們可以問問自己，除了林作外，你聽說過多少今日香港大概30歲年紀的牛津畢業生？

所以我很不屑新聞在比較我兩位「作女郎」的學歷。都30歲了，還看這些？不如老老實實，看看大家真正社會出來的成就吧。現在我周圍的朋友，猛人很多，但學歷高的，不多。是我特別討厭學歷高的人嗎？我只討厭假惺惺的人，而這在學歷高的人裏面特別多。這種人複雜，但通常行動力差、瞻前顧後，很多框框。做大事的人，反而更像是我媽媽那種——直覺型、行動型、衝動型。

所以如果你問現在的我，如何看待學歷，我的真實看法是：很低。至少在我聘用保險團隊下線的時候，我反而很願意學學歷高的人。我覺得自己特別沒有辦法和他們溝通。我自己是高學歷的，為什麼反而這麼「反精英」呢？原因就是我小時候是跟着這樣的媽媽長大的。

任何複雜的想法、話語、部署，在媽媽的眼中，都是兩個字：多餘。

像誰？特朗普。

我相信這次我真的是找到了成功的方程式了。



是非點止 Super Kate

其實跟 Kate Moss 沒太大關聯，就是那些蠢人才會對號入座，自我

上網上線！近期對「是非」二字興趣盎然；面對書展趕出新書，回顧筆者過去數十年時裝心路歷程結集成書，其實早在近十年前已與出版編輯研究可行性，如果內容有關旅遊、飲食、老照片皆無心理壓力；近鄉情怯，維繫數十年自己專業，落筆牽動人、事、物太多；事、物猶自可，人的問題比較複雜，時裝事業能有幾人營生滴水不沾出落做個沒事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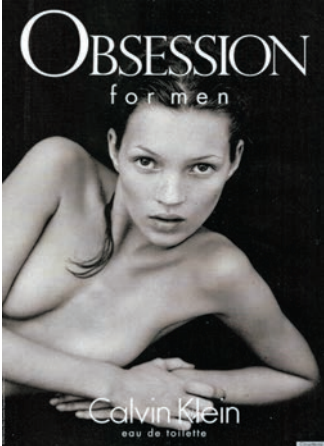
與朋友聊起：新書內容正面當然好，閣下總算站過風高浪急，時裝圈又關係名利場，怎少得了的是是非非……？

回家細嚼朋友意見，想及「是非」二字一貫作風偏重負面；構成元素除了「非」，也及「是」，何不從正面剖析？

為此在別報的新專欄也取名「講是非」，既搞點點笑，也及浮生過處是非怎會少得了、避得了？即為新書加上幾段很多人以為已湮沒，其實火頭從未完全熄滅，來到今天卻付笑談中即無影響力，更無破壞力的是非。

跟 Kate Moss 無關，某次某時裝 Blogger 新書 Kickoff 推廣活動上，筆者將 Supermodel Kate 借來加強記者的發問而已，後果竟然被活動原本的主角在網絡平台上大舉筆伐。

跟本欄上幾單是非相同，熱哄哄之際，在下無知無覺，至搞笑；是非傳到耳孔裏，至誇張竟然相



■ Calvin Klein 平生模特兒愛將如雲，至愛 Christy Turlington 之外，便是 Kate Moss。

距23年，有些兩三年，就是上述 Blogger 相關 Super Kate 的事件傳來也已幾個月後。話說 Blogger 平生首次尋得資助推出新書，打鑼打鼓予以搞大，城中不少靚人名人如張天愛、薛芷倫、陳嘉蓉等等列席。我等食來無味棄之可惜跡近布景板七線人等，持香檳挨欄杆贈興望人熱鬧。忽爾記者妹妹成群放棄名人美女湧向我的站處，隨即發問：鄧生、鄧生，請問對近期「嘅模」當道（當年），迅速上位有啥看法？

嚇，嘅模……（聽過，沒細心研究過）啊，時代不斷演進，不同時代定有不同代表人物，潮流嘅嘢，爆竹煙花啫。咁，有右邊一個特別被閣下相中？睇好？

弊家伙，一直沒特別留意，還好聽同行老友記文大姐麗賢說過：嘅模之中有位周秀娜，樣子中規中矩，說話得體有條理。

隨即套用文大姐說話內容答覆記者妹妹們，另加一句：Kate Moss 當年出道，比正

統模特兒矮了起碼10公分，身形偏瘦，雖然面相普通中看出不平凡，誰知後來超越原裝超級名模，紅透半邊天，成為 Super Kate；誰能評估周秀娜沒條件成為亞太區 Kate Moss？

他們再問：咁，傳統嘅名模呢？

在下當然傳統模特兒的信徒，身形、面相、氣派缺一不可；馬詩慧、Rosemary、陳嘉蓉、Ana R.、琦琦、Christy Turlington、娜奧美金寶……始終不同凡響！（下期再續）

廣告釣魚戰術

行在高風險地區交易、大金額交易、與陌生商號交易等，會向信用卡主發出短訊通知，有些銀行則不會這樣做。例如：渣打、恒生和滙豐在所有「毋須出示信用卡交易」後，會以短訊通知卡主；東亞銀行凡消費500元以上，都會向卡主發出短訊；花旗銀行就須客戶先在網上賬戶或透過服務熱線，自訂簽賬情況，才會進行短訊通知。卡主想確保每次消費轉賬都收到提示，就要多做一步，要確保在銀行登記的電話號碼為最新及準確，或者在香港以外地方能夠漫遊收到短信，否則無法收取有關通知。

銀行會不停地提高信用卡的信用額，以表示你是VIP，不少卡主出於虛榮心，也認為信用額愈大愈好，以標示自己的財富和社會地位。但因此會埋下了信用卡被盜用造成嚴重損失的危機。卡主若果認為信用額太高，其實可向相關銀行提出調低信用額的要求。

卡主可以要求銀行在每一次消費後發出即時通知，或者要求銀行在每一次消費之前，先用手機收取一次性密碼短訊，待卡主在付款網頁輸入密碼後，才會完成交易。密碼發出後一段時限後便會失效，若多次輸入錯誤交易會取消。

現時所有VISA萬事達卡（MasterCard）和美國運通信用卡作網上簽賬，也具有上述的功能，毋須事先申請，也不用牢記一個密碼，不過前提是要該網上商戶設有Verified by VISA、Master Card Secure Code 或 American Express SafeKey 的認證。交易完成之前，會彈出視窗要求卡主輸入「一次專用密碼」，同時卡主手機會以SMS收到密碼，只要正確輸入密碼，交易才會被核實。而中國銀行發出的所有信用卡，包括銀聯卡在內，於交易時都會發出一性密碼進行驗證。目前香港不少涉及網上交易的商戶都有參與以上認證，即使在有認證的商戶網購，部分信用卡不是每次交易均獲驗證短訊。



娛樂圈工作的壓力

聽說有些在娛樂圈工作的人，不多不少也會遇上一些奇難雜症，最主要的原因就是因為壓力的關係。其中有一個台灣藝人，他是以組合

團體出道，經常也會有些唱跳的歌曲。當團體解散之後，他便轉型當上主持了，但他發現每一次要主持節目前的前一個晚上，壓力就出現，這種壓力不是平常人也會遇到的，因為反應非常嚴重。當然我也覺得，不只是娛樂圈，任何職業的工作者，大家也會遇上不同的壓力，只要用方法解決便好了。

這個男藝人因為壓力所患上的病徵叫作「失理性偏頭痛」，「偏頭痛」經常都會聽到，但因為偏頭痛而引致失明，這便很可怕了。真的沒有誇張，他說：「曾經有多次因為要主持節目，前一晚已經開始偏頭痛症狀出現，所以睡得也不好，早上起床到電視台工作的時候，這個『失理性偏頭痛』的病徵更加厲害。」到達了電視台之後，他突然發現眼前的景象也模糊起來，而且好像有一圈圈的幻覺在眼前，慢慢他就看不見任何東西。在場的工作人員也為他緊張起來，為什麼人會突然之間失明。他經過了多次這樣的經驗之後，當然去找醫生看，醫生跟他說：「你患上的就是失理性偏頭痛。」

原來這個病徵，當你遇到壓力的時候，腦內壓會上升，壓住了神經之後，你便會有頭暈的感覺，甚至乎影響視力。醫生還跟他說：「以後不要接觸兩種東西，就是不要吃一些乾果食物及喝紅酒，因為會釋出一些化學反應，令到你的失理性偏頭痛更加嚴重。」後來醫生更跟他說：「你不如把主持的工作辭掉。」他經過深思熟慮之後，決定辭掉了這個主持工作，而這個失理性偏頭痛也不再出現。

我知道這個藝人的情況之後，便到網上查看有關這個「失理性偏頭痛」的資料，原來這個病症跟一些肝炎帶菌者也差不多，只可以把病壓制起來，但久而久之也會發作，永遠不會斷尾。為什麼我會這樣留意到這種情況，因為自己也曾經受工作的壓力，出現「驚恐症」及「頭暈」。

那些經歷對我來說也很恐怖，因為我都經常要到不同地方主持工作，甚至跟某一間電視台經常合作，曾經有多次，在到台上工作之前，不期然地出現驚恐及頭暈的感覺，當時以為自己吃了什麼不良食物，或是前一晚睡得不好，才有這種反應呢？但醫生跟我說：這些反應都是從你的工作壓力開始。

原來我發現，壓力大家都會有，但實際上什麼時候出現，或是慢慢累積起來，我們很難察覺得到，當發現有些病徵或身體出現反應的時候，我們才知道原來日積月累的壓力，便正在影響緊自己的身體。



學歷真的是一個在這個年代害死人的東西。

這兩天由於本人的排間上了新聞，喚起了社會一部分人對於學歷的探討。現在眾所周知，本人曾和學歷最高的人、以及學歷最低的人一起過。那麼，我就是最有資格分享關於學歷的看法的人。

而我的看法，和鄧小平的名言一樣：不管是黑貓還是白貓，只要能抓到老鼠的就是好貓。

我自小被媽媽帶大，而她是我最尊敬的人。媽媽學歷不高，更不走什麼文化路線，靠的就是自己的生意頭腦，白手起家，做到自己今日的成就。不能算是什麼超級富豪，但比起和她同年紀的醫生，我相信是綽綽有餘。

那麼讀書無用嗎？不是，我只是覺得香港人把學歷看得太重。

我當年讀牛津，但我敢講，大部分香港牛津畢業生，沒有說獲得什麼大成就。至少，你們可以問問自己，除了林作外，你聽說過多少今日香港大概30歲年紀的牛津畢業生？

所以我很不屑新聞在比較我兩位「作女郎」的學歷。都30歲了，還看這些？不如老老實實，看看大家真正社會出來的成就吧。

現在我周圍的朋友，猛人很多，但學歷高的，不多。是我特別討厭學歷高的人嗎？我只討厭假惺惺的人，而這在學歷高的人裏面特別多。這種人複雜，但通常行動力差、瞻前顧後，很多框框。做大事的人，反而更像是我媽媽那種——直覺型、行動型、衝動型。

所以如果你問現在的我，如何看待學歷，我的真實看法是：很低。至少在我聘用保險團隊下線的時候，我反而很願意學學歷高的人。我覺得自己特別沒有辦法和他們溝通。我自己是高學歷的，為什麼反而這麼「反精英」呢？原因就是我小時候是跟着這樣的媽媽長大的。

任何複雜的想法、話語、部署，在媽媽的眼中，都是兩個字：多餘。

像誰？特朗普。

我相信這次我真的是找到了成功的方程式了。



香港浸會大學在5月和6月舉行了一個名為Lunchtime Spa的活動，在午飯時間舉行一系列的講座，以Zoom方式讓觀眾可以一週進食午餐，一邊聆聽來自不同藝術範疇的講者分享他們的經驗。數天前我觀看了由粵劇名伶阮兆輝先生主講的「粵劇，點睇？」的45分鐘講座，由他引領在電腦或手提電話前的觀眾欣賞粵劇的入門知識。

生長在香港，很難會對粵劇毫無接觸。可是，看過粵劇表演是一回事，認識它又是另一回事。我當然聽過一些著名的粵劇歌曲和看過粵劇演出，但說到對它有深入的了解，又或是學習過它的知識和技巧，卻是完全說不上了。因此，那天聽過阮兆輝這位大老倌的講座，令我對粵劇多了些了解。

在講座中，阮兆輝展示了一張佛山祖廟的萬福台戲台的照片，並告訴觀眾中國的傳統戲台與西方戲劇的舞台剛好相反。前者的是高於觀眾的視平線，後者的是低於視平線。他提出這點時，我才想起自己經常出入劇院，卻沒有特別留意看戲時雙目所放的高度，立即以現時的兩種劇院來

中國戲曲舞台的教化作用

比較。第一種是主要演出戲曲的劇院，如新光戲院和高山劇場的舞台的觀眾席都比舞台低。第二種是主要演出西方舞台表演的劇院，則大多是相反。例如香港大會堂的劇院、藝術中心的壽臣劇院、香港文化中心的大劇院、上環文娛中心劇院等，若由觀眾席走到舞台方向的話，都是斜斜向下，舞台低於觀眾視平線的。

為何會有這種分別呢？關於西方劇院，應該要由起源於公元前五世紀的希臘戲劇開始說起。希臘首個演出戲劇的場地是在雅典的戴歐尼修斯劇院（Theatre of Dionysus）中，是用來紀念酒神戴歐尼修斯和慶祝酒神節的場地。那個以大石砌成的巨型露天劇院可容納的觀眾數量比香港紅磡體育館的多一倍。它也正是像後者一樣，觀眾在四邊環繞着表演舞台的觀眾席一層層地愈坐愈高。換句話說，觀眾是以斜斜的俯瞰角度往下欣賞演出的。這是西方劇院的原始模式。

至於如萬福台這種舞台，為何會建築得「高高在上」，要台下觀眾仰望而觀呢？據阮兆輝的解釋，原來是出於「高台教化」的作用。所謂高台教化的意思，是社會通過戲曲、歌舞等表演藝術

教育和感化台下的觀眾者。即是說，台上的演出不只是一台追求藝術造詣的表演，而且更肩負着教化百姓，向他們宣揚中華民族的信念、美德和價值，藉此培育出一代又一代具中國民族傳統精神的人民出來。

為何戲曲表演要肩承教育的任務呢？因為以前看戲的觀眾多是平民百姓，在古中國時代，接受教育是一件奢侈的事情，要家境不俗的人才有錢財和時間唸書。那麼，一般老百姓的學問或常識從何而來？原來很多人都是通過看戲曲時認識中國的神話、傳說、歷史、詩詞等，從中潛移默化中學習具民族性的價值觀、道德觀等形而上的思維和美學、音樂、哲學等各種學問。

至於戲曲內的鬼神角色原來也有他們的特殊任務——負責阻嚇作用。他們在戲中令壞人嚇破膽、得到懲罰，甚至賠命。善惡到頭終有報這種報應應使世人因此不敢犯罪，從而產生阻嚇的作用。

因此，中國的戲曲舞台是要高高在上的，因為它是萬民知識學問、倫理道德、啟發思想和心靈的源泉，人民是要抱着景仰它的心來欣賞它的。